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萨特文集

沈志明　艾　珉　主编

● 小说卷〔II〕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　次

自由之路（第一部）

不惑之年 …… 丁世中译（1）

一 …… （3）

二 …… （27）

三 …… （47）

四 …… （65）

五 …… （85）

六 …… （90）

七 …… （103）

八 …… （123）

九 …… （161）

十 …… （194）

十一 …… （210）

十二 …… （260）

十三 …… （285）

十四 …… （298）

十五 …… （314）

十六 …… （343）

十七 …… （359）

十八 …… （371）

自由之路

第一部

不惑之年

丁世中　译

献给旺达·柯萨凯维契*

* 旺达·柯萨凯维契，俄裔演员，奥尔加·柯萨凯维契的妹妹，一九三八年与萨特结识，成为挚友，曾在萨特的多部戏剧中扮演角色，本书人物伊维什身上有她的影子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

在维尔辛杰托里街当中，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抓住了马蒂厄的胳膊；在另一侧的人行道上，一名警察正在踱方步。

“老板，行行好，我饿了。”

他的两只眼睛挨得很近，嘴唇肥厚，散发着一股酒气。

“倒不如说你口渴吧？”马蒂厄问道。

“我跟你打赌，朋友：我打赌是肚子饿，”那家伙结结巴巴地说。

马蒂厄在衣袋里摸到一枚一百苏[1]的硬币，对他说：

“啊，这无所谓。我不过说说而已。”

说着将那一百苏递给了他。

“你这可是做了件好事，”那家伙倚着墙说，“我要为你作最好的祝愿。我该祝你什么呢？”

于是两人都琢磨起来；马蒂厄说：

“你想祝什么就祝什么吧！”

“好嘛，我祝你走运，”那人又道，“就祝这个。”

他颇为自得地笑了。马蒂厄注意到警察正朝他们走来，不禁为那家伙担心，便说：

“得啦，再见吧！”

他正想走开，那人却一把将他抓住：

“祝你走运还不够。还不够呢，”那人有些哽咽地说。

“那么你还想怎样？”

“我想送你一点东西……”

---

① 苏，法国辅币，二十个苏值一法郎，一百苏即五法郎的硬币。

警察走过来喝道：

“我要以乞讨罪送你去坐牢！”

他年纪很轻，两腮红喷喷的。他竭力做出很严厉的样子：

“你扰乱行人已经有半个钟头啦！”

那语气却并不十分肯定。

“他没有乞讨，”马蒂厄忙说，“我们是在谈话。”

那警察耸了耸肩，便继续往前走。那汉子却摇摇晃晃，样子很令人担心。他似乎根本没有看见警察。

“我找到一件东西，马上就送给你。我送你一张马德里的邮票。”

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长方形的绿色硬纸片，把它递给了马蒂厄。马蒂厄念道：

“全国劳动者联合会。全联合会日报，共两份。寄往：法国。无政府主义工会委员会，贝尔维尔街四十一号，巴黎第十九区。”在地址下方贴了一张邮票，邮票也是绿色的，上面加盖了马德里的邮戳。马蒂厄伸出手，说：

“非常感谢！”

“可你得注意！”那家伙面带愠色地说，“写的是……是马德里。”

马蒂厄注视着他：那人样子很激动，绷足了劲儿要想说明白他的想法，终于放弃了，只是喃喃道：

“马德里呀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向你打赌：我这就去那儿。不过现在还没安排好。”

他的神色变得忧郁，喃喃道：“等一等，”接着用手指轻拂着那张邮票。

“行啦。你可以拿走啦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马蒂厄刚迈出几步，那家伙又叫他回来：

“喂！”

“嗯？”马蒂厄应道。那人远远将那枚一百苏的硬币亮给他看：

“有个家伙刚塞给我一百苏。我请你喝一杯罗姆酒。”

“今晚就算啦。”

马蒂厄怀着蒙娃的遗憾走开了。在他这一生中，曾经有过一个时期，他同大家一起在街上游荡，同大家一起泡在酒吧间里。随便什么人都可以邀请他喝上一杯。现在这些都已成为过去：像这样的交往从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他是爱打趣儿的。他曾动念到西班牙去打仗。马蒂厄加快了步伐，他烦恼地思量着：“反正我跟他也没啥要交谈的。”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绿色明信片：“是从马德里寄来的，但却不是寄给他的。大概是什么人转让给他的。他在送给我之前反复抚摸过它，因为是从马德里寄来的啊。”他回想起那家伙的容貌，以及他在凝视那张邮票时做出的表情：一种十分激动的奇特表情。马蒂厄也凝视起那张邮票来，并且继续向前迈着脚步，接着便将那张明信片放回衣兜。一列火车鸣鸣鸣叫起来。马蒂厄忽而想到：“我老啦！”

此刻是十点二十五分，马蒂厄提前到达了。他不停地往前走，经过那座蓝色小屋时甚至连头也不回。不过他还是用眼角斜睨着。所有的窗户都黑了灯，只有杜菲夫人家除外，玛赛儿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屋子的大门：她正俯向母亲，用男子气的动作为她塞好大床上的被窝。马蒂厄一脸愁云；他琢磨着：“五百法郎得一直管到二十九号，平均每天三十法郎，甚至还没这么多。我该怎么办呢？”他掉过头，从原路退回去。

杜菲夫人房间里的灯光已经熄灭。片刻之后，玛赛儿的窗户

又通明透亮了。马蒂厄穿过马路，挨着杂货铺朝前走，尽量避免新鞋底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。大门半关半闭。他轻轻将门推开，门嘎吱一声。“星期三我把油壶带过来，在铰链上抹点儿油。”他边想边进了门，将大门重新关上，在一团漆黑中脱下了鞋。楼梯格格作响：马蒂厄小心翼翼地爬上楼梯，手里提着自己的皮鞋。他在踏上每一级台阶之前，都先用大脚趾探测一番。“多么清静啊！”他心里嘀咕着。

玛赛儿在他到达楼梯转弯处之前，就打开了房门。一团颇像彩虹的玫瑰色雾气从屋里逸出，顿时在楼梯道当间散发开来。她穿的是那件绿色衬衫。马蒂厄从薄薄的衣料间窥见了她那丰腴柔嫩的臀部。他走进屋里。他始终觉得仿佛是走进了蜗居。玛赛儿将门关上、锁好。马蒂厄走向嵌在墙里的大衣柜，将柜门打开，又将皮鞋放在里面。然后他瞧瞧玛赛儿，觉得有点儿什么故障。

“有什么不顺当的事情？”他小声问。

“还好，”玛赛儿低声回答，“你呢，老朋友？”

“我一个子儿也没啦。除这之外，还马马虎虎。”

他吻了吻她的脖子和嘴巴。脖子散发着琥珀香味，嘴上则有一股普通烟草的气味。玛赛儿在床沿坐下来，开始凝视自己的腿。马蒂厄则在这当儿更衣。

“这是什么啊？”马蒂厄问。

原来壁炉上搁着一张他从未见过的照片。他走近一瞧，是一名女扮男装、身材苗条的年轻姑娘，正羞答答而又冷漠地微笑着。她穿着一件男式上装和一双平底皮鞋。

“那是我，”玛赛儿头也不抬地说。

马蒂厄转过头来：玛赛儿已将衬衫从丰腴的臀部卷了上去。她朝前微弯着身子。马蒂厄能想象出衬衫下那对又丰满又娇嫩的乳房是什么样儿。

“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找出来的?”

“从一本照相册里。照片是一九二八年夏天拍的。”

马蒂厄将上衣仔细折好，放在衣柜里靠近鞋子的地方。他问道：

“你现在看起家庭相册来啦?”

“不。我也不太明白，今天我忽发奇想，要回顾一下往事，看看我在认识你之前是什么样子，自己没得病之前是什么样子。把照片给我!”

马蒂厄将照片拿过来。她从他手里一把抢了过去。他挨在她身旁坐下。她有些颤栗，将身子挪开了点儿。她含着三分笑意，端详着那张照片。

“我那时怪有意思呢，”她说。

姑娘直挺挺地倚着一座公园的栏杆站立着。她张着嘴，似乎也在说：“真有意思!”表情也同样潇洒而稚拙，同样无惧无畏。只是那时的她又年轻又苗条。

玛赛儿连连摇着头。

“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呀!照片是在卢森堡公园、由一位学药物学的大学生拍摄的。你看见我穿的那身短衫了吗?那是我当天为自己买的，因为下个星期日大家准备到枫丹白露去郊游。天哪!……”

今天准有点什么事情：她的手势从来没有这么急促，声音从来没有这么忽高忽低，这么具有男子气魄。她坐在床沿上，模样比光着身子还糟糕，简直毫无抵抗能力，像一具大瓷娃娃，放在玫瑰色的房间尽显。听见她像男人那样粗声粗气地讲话，同时又闻到一股浓重的暗香从她身上逸出，真让人觉得别扭。马蒂厄抱住她的双肩，将她搂到怀里：

“你怀念那个年头吗?”

玛赛儿没好气地回答：

“倒不是怀念：我只是遗憾自己本可过另一种生活！”

那时她已开始攻读化学，却被一场大病弄得辍了学。马蒂厄暗忖：“她好像怪罪我哩。”他正要启齿相问，却注意到她的眼神，于是沉默不语。她面带愁容，心情紧张地瞧着那张照片。

“我长胖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她耸了耸肩，将照片扔在床上。马蒂厄又转念：“也真是，她的经历很惨啊。”他想吻吻她的面颊，她却轻轻挣脱了，脸上挂着一丝神经质的笑意。她喃喃地说：

“这也有十年啦。”

马蒂厄心想：“我什么也没有给她啊。”他每周有四个夜晚来看望她。他详详细细对她讲述自己所做的事情。她给他出些主意，语气严肃认真而又略显专断。她常说：“我这是通过别人来生活呢。”他问道：

“你昨天干什么啦？出门了吗？”

玛赛儿做了个厌烦的姿态，在空中划了个圆圈：

“没有，我太累啦。我读了点儿书。但妈妈为商店的事老打扰我。”

“今天呢？”

“今天么，我出门啦，”她神情呆板地回答，“我觉得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需要接触接触各种人。我一直走到快乐街，觉得挺开心。再说，我很想看望安德蕾。”

“你见到她了吗？”

“见到啦，谈了五分钟。我从她家出来的时候，下起雨来了，真是个奇特的六月！面且人们的容貌都那么难看。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便回到家里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她有气无力地问他：

“那么你呢？”

马蒂厄没有心思多说话，只是应答道：

“昨天我到中学去教了最后几堂课，然后在雅克家吃晚饭。像平常那样普普通通。今天上午我到会计那里，想看看能不能给我预支点儿钱。看样子没有这种做法。但记得在博韦[1]的时候，我跟会计想出过办法的。然后我就去看了依维什。”

玛赛儿扬了扬眉，注视了他一会儿。他也不喜欢对她提及依维什。他又道：

“她现在心情极坏。”

“原因是什么？”

玛赛儿的声音又变得坚实有力，脸上的表情也显得通情达理而富于男子气。她的样子变得像一个壮实的近东男人。于是他讷讷地说：

“她要落榜了哩。”

“你对我说过，她正在用功读书嘛。”

“也可以这么说……一定要说用功，那便是按她自己的方式。就是说她可以接连好几个小时呆呆地面对书本，一动也不动。你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模样：她就像精神病人一样有种种症候。十月份的时候，她熟读了植物学，考官很满意。可是突然，她发现自己面前是一位秃头先生，正在问及腔肠动物。她觉得很滑稽，便想到：‘我才不管你那腔肠动物不腔肠动物呢！’于是那考官竟没能从她嘴里问出一个字来！”

“真是个古怪的小女孩！”玛赛儿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不管怎样，”马蒂厄说，“我担心她又犯这种毛病，或者搞

① 博韦，法国瓦兹省一地名。

出什么新花样来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这语气，这居高临下而又超脱一切的语气，会不会是故意骗人的呢？凡是能用言词表达的，他都说了出来。“但还不仅仅是言词啊！”

他踌躇了片刻，然后又泄气似地低下了头：玛赛儿完全了解他对依维什是有感情的；她甚至可以容忍他爱她。其实她只要求做到一点：便是用方才那样的语气提到依维什。马蒂厄一直抚摩着玛赛儿的脊背，而玛赛儿开始眯眼皮了：她喜欢他抚摩自己的背部，尤其是从腰间到肩胛骨之间的部位。但突然她挣脱开来，脸色变得冷漠了。马蒂厄对她说：

“你听着，玛赛儿，依维什落榜我才不在乎呢。她跟我一样，天生不是当医生的料。不管怎样，即使她通过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的修业考试，明年第一堂解剖课她就会掉头溜走的，而且从此不会再跨进医学院的大门。但假如这次不行，她就会干出蠢事来。她家里人是不愿意让她重读一遍的，即使她这回落了榜。”

玛赛儿用追根究底的口气问：

“你说的蠢事是哪一种啊？”

“那我就不知道啦，”他无可奈何地回答。

“嘿！可怜的老友，我很了解你。你不敢承认，你是害怕她开枪自杀。你还自称讨厌传奇式的故事呢。顺便说说，难道你从来没见过她的皮肉？若是我，就连用手指触摸她一下也会害怕将它捅破的。而你居然想象：这么娇气的玩具娃娃，竟会用左轮手枪在自己身上戳个洞洞？我倒可以想象她瘫倒在坐椅上。一副披头散发的样子。眼前放着一支小巧的白朗宁手枪，脸上充满不胜惊诧而又天真烂漫的表情。那才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风味。但要叫我想象出别的什么蠢事，那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一支左轮手枪嘛，那是专门用在咱们这种鳄鱼皮肤身上的。”

她将胳臂倚在马蒂厄的胳臂上。他的皮肤比玛赛儿的皮肤还要白皙。

“你看呀，老朋友，尤其是我的皮肤，简直可以说是摩洛哥皮呢。”

她吃吃地笑了起来：

“你不觉得我具备一切条件，可以充当千疮百孔的活靶子么？我想象，在我左乳上有一个浑圆的小洞。洞眼边缘干净利落，呈殷红色。这不也挺浪漫么？”

她还在吃吃地笑着，马蒂厄用手捂住她的嘴：

“快住口，你要吵醒老人家了。”

她不再开口了。马蒂厄将手放在玛赛儿的腿上，含情脉脉地抚摩着。他喜欢这柔软光洁的皮肤，上面的茸茸细毛在抚摩下犹如无数轻盈的震颤。玛赛儿纹丝不动：她在注视马蒂厄的那只手。马蒂厄终于将手缩了回去。

“你瞧我呀，”他道。

他霎时看见她两眼出现了黑圈，那只是亢奋而失望的一瞥。

“你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什么不舒服，”她边说边扭过头去。

同她在一起总是这样：她紧张而焦虑。再过一会儿，她就控制不住自己啦：她会突然发作的，没办法。在这时刻到来之前，只能想法子消磨时间。马蒂厄很怕这类悄然的发作：在这小小的蜗居里，炽烈的情爱是无法维持的。因为绵绵情话只能低声诉说，并且不可伴以手势，以免惊醒杜菲太太。马蒂厄站起身，走到衣柜跟前，从上衣衣兜里掏出了那硬纸片。

“喏，你瞧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是刚才路上一个行人送我的。他看上去还讨人喜欢，我给

了他一点钱。”

玛赛儿无动于衷地接过卡片。马蒂厄觉得同那陌生人间似乎有某种默契，便又道：

“要知道，对于他来说，这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东西呢。”

“那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他说要请我喝一杯。”

“你没有答应？”

“没答应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玛赛儿漫不经心地问，“那也许挺有趣呢。”

“嘿！”马蒂厄应道。

玛赛儿抬起头来，眯着眼怪感兴趣地盯着挂钟观望。

“真奇怪，”她道，“每次你跟我说起这类事，我总感到恼火：天晓得眼下有没有这种事。你的经历中充满这种失之交臂的机遇。”

“你管这叫失去的机遇么？”

“不错。从前，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创造这样的邂逅之缘哩。”

“也许我有点变了，”马蒂厄老老实实地说，“你觉得呢？是因为我老了么？”

“你今年三十四岁，”玛赛儿言简意赅地说。

三十四岁。马蒂厄转而念及依维什，于是怏然一惊。

“是呀……。听我说，我想并不是这么回事；倒不如说是出于谨慎。要知道，我不想卷进去。”

“如今你很少卷进什么事情里去，”玛赛儿说。

马蒂厄急忙补充道：

“况且他也未必卷入：人喝醉酒的时候，是会做出悲天悯人的样子来的。我正避之惟恐不及呢。”

可他心里想的是：“其实也不尽然。我那里做过周密思考！”

他不过是要竭力显示心口如一罢了。马蒂厄和玛赛儿早就约定，他俩一定要将实情和盘托出，相互间要坦诚相见。

“其中有一点……”马蒂厄又道。

但玛赛儿格格地笑了。那是一种轻浅温柔的格格声。有时她抚摩着他的头发，也会这样笑着称他为：“我可怜的老友啊。”不过此时她却没有一点含情脉脉的样子。

“这方面我很了解你，”她道，“你是害怕悲天悯人吧！后来呢？你毕竟还是向这可怜的汉子表示了点儿怜悯之情么？那又有什么坏处呢？”

“那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马蒂厄问。

他不禁为自己辩护。

玛赛儿露出一点并非善意的笑容。“她正琢磨我这个人呢，”马蒂厄不知所措地思索着。他觉得自己心情平和，有点儿糊里糊涂，反正并不想争论。

“听着，”他说，“你不该把这件事当真，首先是我那时没有工夫，我正在往你这儿走。”

“你说得非常对，”玛赛儿应道，“这没什么，可以说毫无意义。不值得大做文章……。然而毕竟也是一种征兆。”

马蒂厄为之一惊：她最好不要使用这种令人反感的字眼！

“得啦，往下说吧，”他道，“这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值得关注呢？”

“这个嘛，”她道，“还是你那出了名的清醒。老兄，你也真有意思。你那么害怕上你自己的当，所以宁肯对自己说谎，也不接受世上最美好的冒险。”

“那么好，”马蒂厄说，“你已经知道啦。人家这么说由来也很久啦。”

他觉得她很不公道。这所谓的“清醒”（他讨厌这个字眼，

但一段时间以来玛赛儿认定了它。去年冬天的说法是“紧急情况”：她用的字眼很少超过一个季度），这清醒是他俩已经彼此习惯了的。他俩相互对此负责，它不过是表示他们之间爱情的深层意义而已。马蒂厄与玛赛儿相好之后，他就永远放弃了孤独自处的想法，放弃了那些新鲜而模糊、然而又很羞怯的思想。而在此之前，这类思想却常常像鱼儿一样欢蹦乱跳地潜入他的脑海。他只有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中才能爱玛赛儿：她亦即他的清醒，亦即他的伙伴、见证人、参谋、裁判官。

“假如我对自己说谎，”他道，“我会觉得同时也就是对你说谎。那是我无法忍受的。”

“那倒是，”玛赛儿应答。

她的样子并不太心悦诚服。

“你看上去不怎么信服哩？”

“没有呀，”她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你以为我在对自己说谎吗？”

“不……不过那是永远弄不明白的。当然我不这样想。然而你知道我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觉得你有点儿自我消毒呢。这是我今天生出来的念头。你身上处处都干干净净、一尘不染；似乎经过一番漂白，似乎从蒸锅里过了一遍！但这样就没有黑白对比啦。就没有任何无用的、含混的或者不明不白的东西啦。这叫走极端。我不能说你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；你是顺乎自己的天性。你本来就有自我分析的癖好。”

马蒂厄不知所措了。玛赛儿经常表现得很不留情；她总是怀着戒心，有点儿咄咄逼人，也有点儿疑神疑鬼。如果马蒂厄不同意她的意见，她常常会以为他想强加于人。但她却很少感觉到她有意令他不快。而且，还有床上的那张照片。……他惶惶不安地端详玛赛儿：还没有到她听任自己决定说实话的时候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